

文獻通考

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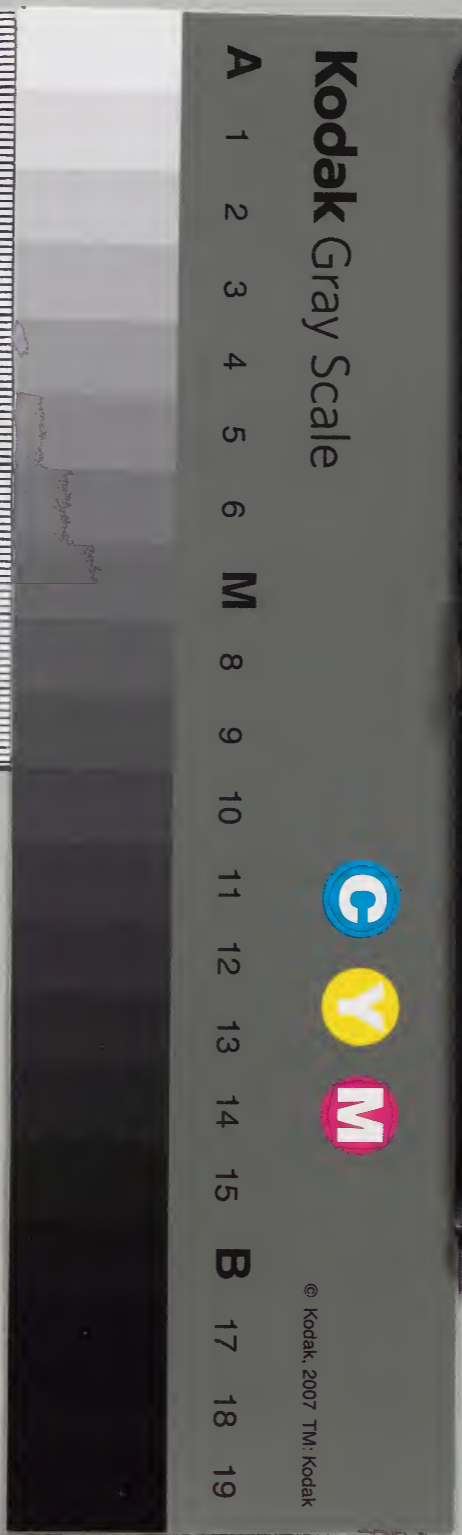
郊社考

漢書門類
六ノ一號
一三冊
一四ノ冊

内閣文庫
方
二九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60
冊數 140 (32)
函號 294 6

七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淺草文庫

郊社考

郊

魏文帝南巡在穎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

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為園丘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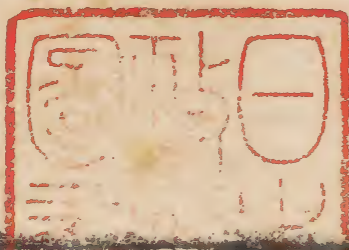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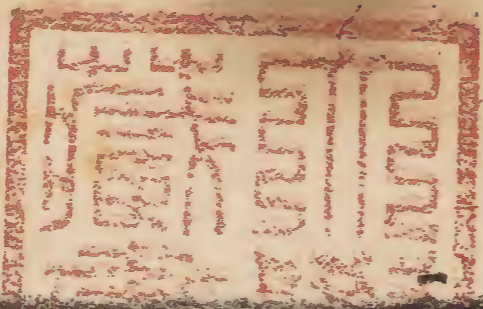
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

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

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

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

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園丘為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為周祀天於園丘以魯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園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

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遙遙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媯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出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以下往往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

麒麟虎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耶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自
以居非中土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
為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
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
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
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
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
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

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祠園丘於南郊自是後園丘
方澤不別立

按以園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

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
堂及南郊五帝位見五帝門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
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傳玄為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

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

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
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地一依武帝始郊故
事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
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
宜於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
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
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

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
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及其明年應郊朝議以
為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
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
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

赤馬黑驪曰騮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
用玄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
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
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

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時營陽王已即位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

帝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

親奉至時或雨遂迁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

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

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一月庚寅

冬至祀天子園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

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迁郊祀不異不應重

告徐爰議以為郊祀用特何偃擬禮不應更告

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

迁郊參議宜於遇雨迁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徐爰曰禮

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俠多於巳地大宋

造邦維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

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

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

時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

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間文咸安二年南郊其七月崩孝武

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

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

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十一月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無煩

遷之日帝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

從之崇啓云祭天尚質秦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

以明謙恭詔付外詳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

張議漢之郊祀天子自帷中不聞郊所置壇也虞

奉祀事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中李為議周禮凡

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必既不止於郊

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壇壇案何為不轉制檐蕘遂不行墨崇議

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

壇高二丈七尺其外再禋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

辛行事

吳操之云啓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福故取歲首上不拘立春後周之冬至圜丘

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

祭天宜在冬至祈穀必用特牛一祀天

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

四年終之啓周禮宜題曰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

皇天座稱天曰神今天攢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祀其五帝軒轅

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余皆平地五行崇啓

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

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其畢也

而令南郊祀其畢復祭風伯兩師恐乖祀典帝曰

箕畢自是二十八宿祭非嫌禮以蒼璧制幣除

師即箕畢下隸兩祭非嫌禮以蒼璧制幣除

裸之啓按邕者盛以六彝覆以畫暴備其文飾
香用沉質取本天之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結太祝
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詔下議八座奏禮云觀
茅禮無所出於是改用素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
一獻為質三獻為文詔下議博士陸璋等以為宗
祧三獻為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
皇帝受福明土靈降祚臣下皆不敢同太尉設燎壇
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則終之議曰禮祭器幣
後費而乘典帝曰薦席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
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祖明山賓議以始十一
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
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
居坎良由齊代園丘小峻邊無神位今丘形既廣
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

等座悉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
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
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
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
方為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

義、俊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

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滌雅一

曲四言取帝牛在滌三牲雅一曲四言薦毛

誠雅一曲三言取至誠感神義又誠雅一曲

四言送神獻雅一曲四言飲福禋雅一曲

四言就燎其辭並沈約所製普通中薦蔬無

牲牢遂省滌雅牲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脩園丘壇高二丈二尺柴

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

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通太常卿詩

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

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

與埋沈醜辜同為陰祀既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

休云周爵五等者依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

風師箕不重設又按以樞燎祀風師兩師鄭眾云

音師恐非祀典制並依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

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籥

註於大神於小祀今用小祀之禮宣帝即位以郊

壇卑下更增廣之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

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公襲

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

三分益一倍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

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壇埒三重天位在上

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

其方黃帝在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

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

從食者各十餘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

神饌在外壇內以黝犢帝共犢一元用犢各一五方祭畢燎牲體左

於壇東已地從陽後冬至祭上帝於園丘牲幣並

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子西郊為方壇東為二

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

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

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

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或率
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迤北並西面廩犧令
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
族子弟七子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
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
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
及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山下東足為雄武之
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
六官及女巫預焉余制復多參夷禮而違舊章
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
行數各為方壇四陛掎壇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
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

以四立日記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
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
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圜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

圜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
十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壇去丘
五十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

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八宿皆內向日月
五星北斗二十宿皆內向日月

於下丘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壇中禮以蒼璧東帛蒼牲九

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
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
諸儒定禮園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
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一階為三壇內壇
去壇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步營一門
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一百七十步營塹廣
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丙地祀所感
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
色其上上帝配帝各駢牲一燎同園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園
丘丘陸每等十有節園壇徑三丈上徑六丈十有
七國之陽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
日月內官中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
官外官衆星

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壇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
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於國南大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各高八丈
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
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
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壇制
於國南大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各高八丈
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
五成廣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五方上帝天文
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二
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
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
內壇內衆星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
在內壇外
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
熛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大陽門外道西一
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
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駢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
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
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
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為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
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饗之從聲也
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
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
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
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
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
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脩省

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赦
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北齊大禘圜丘歌辭 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

樂辭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

奏昭夏辭一首 薦毛血奏昭夏辭一首 進

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丘恭皇

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

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辭一首 皇帝獻

太祖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首 送神降丘

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

辭一首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

迎氣樂辭五首

周園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
門奏皇夏一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
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
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
夏一首 撤奠奏雍樂一首 帝就望燎位奏
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園丘雅歌樂辭 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
帝升壇奏皇夏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
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
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
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

並奏皇夏辭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

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壇於京城東

二里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五丈二寸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壇外官及眾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座在外壇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

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

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凡九孟春辛日祈穀祭

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

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擬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

六天之義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
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
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
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園丘所祭昊天上帝
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
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
謬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
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
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
則稱昊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
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
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園丘圖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
等狀稱昊天上帝園丘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
二等與北斗並別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
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
徵相沿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
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入主之
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
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
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
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園丘之
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園丘園丘即郊猶王城
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

說分為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遠棄正經理
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
園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
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
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
廢感帝祀為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
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祖
配者高祖依新禮且配園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
便恐有乖周人禘饗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
同配恐無所據從之又詔園丘以高祖太宗並配
先時太宗
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園丘方丘及南
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玄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
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
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
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園
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
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孝經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
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
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玄註
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

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得禮
之序莫尚於周禘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
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
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
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
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
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
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
之道禮配一宗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

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
為美高祖請配園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
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
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
頃等議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
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
雖近稽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
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文近乖成典慎終
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擬見行
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
奉高宗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

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為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為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禮

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為終獻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註周禮內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擗天地大

神至尊不裸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
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
無量等議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
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註請依欽明
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
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右
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
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
南北際也曰北極當晷度循半曰南極當晷度
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
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

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始一年之內隔月常
遇既非大會晷運來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
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
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
並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
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
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玄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
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
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
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
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

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整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已來于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園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

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園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園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頡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園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

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為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
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
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
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玄
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
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
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
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
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
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

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
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
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
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
入輯睦稷勤百穀則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
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論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
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
復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
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
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
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也天至尊

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祭之
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
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
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
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
時通儒議功德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
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含
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
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
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
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
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
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
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
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
道左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
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
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
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
帝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
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
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

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憊陽為災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案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

以為祖宗故漢以高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為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邠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將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人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

家國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
言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饗天帝之制
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澹
旬不開羣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
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
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鑿輿就次則
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
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為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大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
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
太常寺勅庫收貯而其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
小祀雖非御署准此

齊并榛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

請令郊社署各

支用牲牛

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

矣祭使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

不全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燦盛瓜

蕪笋蕪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行事官明衣綃

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公卿已下明房

油煖幕炭應宿齋日所破用物請破旨依永為

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
以否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
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
日饗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日武德四年十一月一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月貞觀二年十一月

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七年八月四日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月永徽二年十一月

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

北郊拜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載二月八日正月十二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

七月十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貞元元年

年十一月十一日六年十一月八日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大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儀夏正月上辛祈穀孟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板奏請冲嚴諸衛之屬各替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閣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辨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

皇帝即御座東向座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祀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於本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前陽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焉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配雩祀告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末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墳每門一人與太樂工人俱

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

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祭各揚其

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

止于家正寢唯不吊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

煞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

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

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

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

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日出前到齋所仍令

平明清所行之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

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祠所凡大

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宿於本司沐浴九品已上

皆官給明衣齋郎昇壇行事亦權給絮服應齋

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

過訖訖任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

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

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者不

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即居總麻已上喪者不

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

同房不得

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

北南面攝事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尚舍奉御

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設上辛雩祀守宮於大次之

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次上辛雩祀於太設

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
其襄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設陳饌
上攝事無大次襄聖等議上辛零祀同
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
東西向壝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東門外
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零祀前祀二日太樂令設
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簾起北
鐘簾次之南方北方磬簾起西鐘簾次之設十二
罇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
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敵於懸內祝在左敵在右
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簾在西鐘簾在
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
之而編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

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
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
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
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零祀則東門內
亦攝事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零祀無分
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
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
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
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
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
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
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

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
介公鄫公位於中壇上辛零西門之內道南武官
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鄫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
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
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聚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
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
於東西壇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壇之
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
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零祀五方又赤牲
一白牲一上辛零祀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
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
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

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
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壘
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壘四在
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
二象罇二山壘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
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
罇二犧罇二壘一在第一等神座之左內官每陛
而右向無日月已下諸座攝事以然也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
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二在壇下衆星每道
間各散罇二於內壇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
而右向罇皆加勺暴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坩以置
各二壘一在第一等五帝人帝犧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
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

陸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陸之南俱北向攝儀

洗午陸東南北面零祀設亞獻設分獻壘洗壘水

在洗東籩在洗西南肆中實以籩罍各於其方陸

道之左俱內向執罇壘籩罍者各於壘籩罍之後

設玉幣之籩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

上辛零神皆祀日未明五刻焉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

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

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則設太宗文於東方西

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

於東陸之北赤帝於南陸之東黃帝於南陸之西

白帝於西陸之南黑帝於北陸之西零祀又設

二等如五方之陸位又設五帝座於壇大明於東

陸之南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陸之北席皆以藁

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則設太宗文於東

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

青帝於東陸之北赤帝於南陸之東黃帝於南陸

之西白帝於西陸之南黑帝於北陸之西零祀又

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陸位又設五帝座大明

於東陸之南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陸之北席皆

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

於第二等十有二陸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

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陸之北曜魄寶於北陸之

西北斗於南陸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

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差若在行位前又設二十

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
及帝座七公曰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
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
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壇之內
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十
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
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
配帝及配帝
五星日月之座設却却至祀日未明五刻社令
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
衆星等諸座一
設定不取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三百步所享明堂則於
明堂所廟享
則於廟所皆
二百步所焉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
整拂神幄焉晡

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
大廟令帥府史也

及齋郎以罇坩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盞豆籃鉶
皆設位加以巾蓋

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
由其陛升廟堂者升自東陛焉晡後三刻謁者贊

引各引祀官公卿已下俱就東壇門外位廟享則
無壇外

公卿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榜位謁者引司空

諸儀並引贊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
太常卿也

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

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
視

濯執樽者皆舉冪
告絜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

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

前舉手曰脂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西向舉

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

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概
謁者贊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
享廟則進饌者入殿邊祀曰未明五刻太官令帥
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
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鑿
鬯又取脾管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
脂也

鑿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
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
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
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
上水五刻鑿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為二嚴

三嚴時節前一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

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

祀羣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

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

品已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

鄭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所司陳大駕鹵簿於

朝堂發前二刻槌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

隊與鈿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

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

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員如式乘黃令進玉

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

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

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
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遙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
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
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
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
鑾駕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
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
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
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
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
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
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
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

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
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
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
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誼譁其從祀
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
結佩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
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
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
皇帝降輅乘輦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
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
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勅羣
官等各還次

引司空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
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容使
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仗衛陳設
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
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
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
常儀侍中負寶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
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
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
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俛伏與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
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

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坵皇帝停大次半刻
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鄼公諸方
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
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
而冕上辛雩祀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
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至中
壇門外上辛雩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
珪授殿中監殿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
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
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
與博士退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

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謂者進

上平零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太尉則謂者左自

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後與他放此鼓祝奏元

國諱和之樂及以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作文舞之舞樂樂舞六成圓鐘三奏黃

各一偃麾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

帝拜上辛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

零祀同也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諸太

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

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謂者引

零祀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

右侍衛量入從升已下皆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

升南陛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

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

執注俛伏與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

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

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

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皇帝授

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則俛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

止攝則太尉行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

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辛上

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王幣與五方
帝座攝事同零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
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
齊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與配座諸太祝
神座訖還樽所上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
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陞升
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
史退立於樽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
者奉饌各陳於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
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
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俎初入門奏雍

和之樂以黃鐘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鐘饌各至其陞樂
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陞以出上帝之
午陞配帝之饌升自巳陞黃帝之饌升自未陞白帝之饌
帝之饌升自酉陞黑帝之饌升自戌陞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
而升上辛無大已下饌攝事諸太祝迎引於壇
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暴先徹於下也設訖謁
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陞以出司
徒復位諸太祝各還樽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
相次而畢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
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壘洗壘則謁者引太尉諸
樂作皇帝至壘洗樂止侍中跪取匱沃水又侍中
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筐

興進皇帝悅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
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壘水
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
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匝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
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陞自南陞
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靴謁者引司徒陞自東陞
立於罇所齊郎奉俎從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
帝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
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
引太尉升自南陞詣上帝罇所執事舉罇大尉
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儀
皆謁太尉引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

其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則
子某謹遣大尉封某臣名敢昭昊天上帝大明南
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慎修
禮物上辛惟神化育群生財或廢品雲雨作施
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王
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裡燎祗薦決誠高祖神堯
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
皇帝再拜攝則再拜太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
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
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進爵於罇進皇
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
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

常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引上辛又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取爵於坵酌汎齊各進與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

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謹則云皇帝臣某敢昭告

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

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

永言配命吳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禮祀

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零祀云時惟正陽式遵恒

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

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

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

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作樂太祝各以

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

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

俛伏興大祝各帥齊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取皆

前脚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

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皇帝受以授左右

攝則太尉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坵皇

帝俛伏興皇帝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

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祝作舒和

之樂退訖戛敵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

定戛敵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嚴

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

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詣者引太尉自階升壇
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尉酌醴齊
訖武舞作謁者引大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與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
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罇太尉酌
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帝帝座前雩祀
東向跪奠爵與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
祀各取爵酌醴齊供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
神座前北向立請太祝各以爵酌壘福酒合置一
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
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大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
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

者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
升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并獻終獻如亞獻之
儀上辛五帝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
將陞獻攝則太常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
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陞
陞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醴齊奠
醴齊奠勾芒氏詣第一等俱酌泛齊訖各進跪奠
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
陞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壘洗訖引各由其陞
陞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齊各進跪奠
爵於內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
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陞謁

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壘洗盥手各由其陞壇詣

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汎齊攝儀盞齊以獻贊

引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

俱酌清酒攝儀醴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

盥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旨酒攝儀汎齊以獻其祝史齊

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

官還本位上月辛零祀無日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

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遷豆各一奉禮

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飲已

不福者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

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拜

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

引太尉也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

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齊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飲及

爵酒各由其陞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

南陞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

祝史又以内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

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

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

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壇門上辛零祀殿中監

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

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禮

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詣方客使以次出贊

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定奉禮曰再拜
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
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
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
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炳蕭灌
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委柴
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
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
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
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
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圭瓚

俱奠燎薪之即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
魏以降妄為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
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
祭牲玉皆別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
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
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
燔柴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
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
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
禮情實不為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
南新禮以為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為祭
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

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

上辛零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皇帝
 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
 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
 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
乘馬者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
 官客仗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
 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面千牛將
 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
 乘輿出次繳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陞輅太僕
 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

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
 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
 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
 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
 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陞侍中前承制退
 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
 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
 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道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
 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
 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
 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
 之鐘左右鐘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

敵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
當東上閣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
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
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憂敵樂止
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
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
其所

神位用樂及籩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
在壇上組座每籩豆各十二籩豆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
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熒怒中央黃帝含
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
夜明等七座籩豆之數各一也
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
八籩豆等七座籩豆之數各一也

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錄內官諸座及
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陞間
每座籩豆各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座七公日星帝
二餘如上也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
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
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
皆十有二階間每座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各一也
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星神之位蓋渾儀制圖聖
人觀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為
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正月
物每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而為之也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
配都七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
於南郊後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禮祀感帝
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意
喜春夏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專之歷代上帝
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主四時
王者之興必感其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
之月祭其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

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
 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
 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
 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
 今二禮並行也

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鐘為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鐘
 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
 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
 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
 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
前一節三肩臂膈後節
 二肫脇正脊一脰脊
 為正脊旁中為正凡供為正凡供別祭用太牢
 者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
 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

大尊二實汎 著尊二實醴 犧尊二實盎

山壘二酒實 象尊二實醴 壺尊二實沈

山壘四酒實 籩十二栗石豆黃 棗魚乾棗

芡餅鹿脯 粉餐豆 韭菹醢醢

黑餅鹿脯 粉餐豆 韭菹醢醢

脾析菹豚胎 芹菹兔醢 糝食簠

籩一稷飯 甗一羹大 俎一肉 蒼璧

幣以蒼八尺丈

配帝 著尊二實汎 犧尊二實醴 象尊二實盎

山壘酒實 籩 豆 簠 簋 牲 幣

璧並同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大尊各二 籩八減白餅黑餅 豆八減飴食糝

豚胎 籩籩甑俎各並同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璜幣各如其色

日以圭璧幣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

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

九座壇第二等 每階間各象尊二 每座籩二栗 豆二葵

籩籩甑俎各一實同 牲用小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

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

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

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 每階間各壺尊二 籩豆籩籩甑俎牲幣各同

外官百五在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壇

之外 外官每階各概尊二在壇下 衆星每道間

各散尊二於內壇之外

每座籩一牛脯 豆二鹿 籩一黍稷

籩一稻粱 俎一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鄆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

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

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

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一月二日

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

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

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

二陛三壇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

又設皇帝更衣大次于壇外東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

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

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

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

從之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

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

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

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

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

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

丘以皇弟開封尹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
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
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
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
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
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
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
或以親王為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

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温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尤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
纔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
丞為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
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
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
尹為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
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
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
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
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
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專用
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

著為令

長編通攷曰恭攷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綉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又攷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于汴然郊壇則在洛都

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祗遙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

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
郊凡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
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
禮蓋本非彛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
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
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
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
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
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
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

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 淳化四年禮儀
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
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
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
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圜
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
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出宮前一日
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
祀圓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
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

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太祖太宗
並配詔可

太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
準禮冬至祀園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
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
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
大饗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
文院詳定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園丘
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
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饗昊天配帝五天
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
州嶽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園丘雩祀

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嶽從祀園丘無
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為闕典望如
奭所請以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奏
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
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云為上帝祈穀郊祀
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
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
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
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
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
遂不遷曰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

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彛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遠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

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

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䟽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禰宮為證禮記註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

上帝先有事於禰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翼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

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
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
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
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
展禮萬乘之陟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
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
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
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
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為郊
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
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意
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

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
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
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
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
所異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即
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
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郊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
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
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
朝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
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

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
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
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
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
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
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
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
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
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
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
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
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

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
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
三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
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
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
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礼於天興殿纔齋
一日爾其之大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
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
日之齋以脩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
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事上帝則齋
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祀將
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

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
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
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
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
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
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
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
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
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
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
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
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

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
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
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
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
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
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
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為首於明
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
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
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
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
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為周禮而珂固疑其即

變禮以為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
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
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
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
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
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
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
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
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
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
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
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

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
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
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
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
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
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
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
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
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
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
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
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

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
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圓丘行禮此禮始於
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
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
呂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
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
為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
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
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
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
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

烝三歲一禘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
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
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
代以來天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
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
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
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
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
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
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
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伸遙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

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
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
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
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
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
以為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
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案魏武帝祠廟令降
神訖下階就蕞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
遲祭不速記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
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
小次於皇帝板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

次俟終獻徹豆復就板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
尊壘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齋明水明酒有
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
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
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壘有司取
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為鄭氏註周禮
五齋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
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壘有司毋設
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
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
舊升數實諸尊壘

岳氏愧郊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

每見尊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
事則取其天府蓋止一色公醢耳聞之容臺
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寘杯勺以共
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
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
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
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
義頗疑醢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
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
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
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
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醢酒法

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醢酒其齊冬以二
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醢瓮而浮蟻
湧於面今謂之撥醢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
撥醢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醢芽豈其
所謂醴齊耶既取醢芽置芻其中其齊葱白
色入焉今謂之帶醢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
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醢色變而微赤豈
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
外撥開醢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
耶今朝廷因事而醢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
成熟蒸醢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
臘醢酒者皆冬醢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

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

後記彌文侵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祭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為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壘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為上實以沈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壘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

醍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唇樽竝實以
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
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
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竽彝黃彝著樽之上
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樽實以醴齊
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
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
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
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
分實罇壘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
樽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
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

殿上下所設樽壘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
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
明酒誠於禮為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
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
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壘有司
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
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
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壘配以
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曆以來
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
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
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

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青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

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尊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尊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攷三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尊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為看器則雖盡空其尊固無恠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廼不然尊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絨餅在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

費斬而下廼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疊配未幾復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簋簋俎各增為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閣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
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
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
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
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
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
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
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
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

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
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入君嗣位或
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
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
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
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
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
天地於園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
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
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
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
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

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
從之

十一月帝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園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闕水
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
罷遊觀遂減徹文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
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
道著為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
名請大內門曰泰裡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
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
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

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
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
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更不
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于路寢之室唐禮散
齋于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
宮國朝冬祀大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
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
明非一大槩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
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
熙寧在京青城内殿宇門名如曰泰裡曰承
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

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
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
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
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
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壇宮食息則設帷宮
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
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
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
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
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
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

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
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纒帛三
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
多矣又徽宗皇帝脩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
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
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繁
然可攷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盍
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無事則嚴其扃
鑰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
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
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
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
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
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
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
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殿也然神
宗即位初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池
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
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游觀之所
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
祭不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

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圓丘為非典禮之正詔
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
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
示夫祀必以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
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
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
圜鐘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太合陽奇之數也祭
族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
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
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
為宮太族為角姑洗為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
徵南呂為羽各二變

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豕鬻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

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致齋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路寢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

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
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
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
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
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
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
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
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
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
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
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

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
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
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
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
祖為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
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
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
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
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
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

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惟宮止而後進如
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

廟謂之五大禮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
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
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常祀及太廟
兼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祀
祭之意止緣親祠欲編及爾若以親祠欲編及
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
違禮意近於可行伏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
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
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
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
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

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
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
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
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
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
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
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
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
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
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
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

各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禫用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簠簋

尊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禫為杓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祇即無禋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壇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禩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

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
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
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
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
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祠南郊儀註並云祀前三日儀
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
壇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
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
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
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

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
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郊壇壇門
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
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
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
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泥埽反
道鄭氏註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
尚質則用蒲越藁鞮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
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
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
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
域蓋設一壇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

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
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
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
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
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
為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
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
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
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
守有域以為遮列屬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
事亦繁故為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
域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園丘三壇每壇二十

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壇誠不足以等神
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
註為三壇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園丘宜依熙寧十年
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
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
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
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
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
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
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
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
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
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
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
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載
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
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載於車中草此奏
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䟽白太皇太后明日
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
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
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
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
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求不在親祠之典此
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
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
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
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
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
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
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
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

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覲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負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

省上顧臨等議大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為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撫經未可輕改天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示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况

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為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况之

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覲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春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園丘獨

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奔之受禫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園丘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園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園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園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禘也三輔故事祭于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

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

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

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實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

能省也若惟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
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合
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
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
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
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
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
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
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
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
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
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

䟽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
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
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
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
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
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
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
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
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
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
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
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

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不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

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

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園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

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

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
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
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
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
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
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止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
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
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
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詳見祀
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
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

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
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
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
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